

• 分析哲学 •

## 蕴涵论题的实验之争<sup>\*</sup>

曹 剑 波

【摘 要】蕴涵论题主张，知道蕴涵相信，如果 S 知道 P，那么 S 必定相信 P。然而，迈尔斯-舒尔茨等人关于“不自信的考生”的实验对蕴涵论题提出了挑战。该实验数据证明，在缺乏信念的情况下，受试者也能进行知识归赋。罗斯等人把信念分为正在发生的信念和倾向性信念，认为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数据只能证明知识可能不蕴涵正在发生的信念，而不能证明不蕴涵倾向性信念。穆雷等人通过地球中心主义案例证明，倾向性蕴涵论题也是错误的。巴克沃尔特等人则通过区分厚信念与薄信念，批评了反蕴涵理论，坚持知识蕴涵薄信念。笔者认为，蕴涵理论是知识论中的主流观点，借厚信念与薄信念的区分，可为其作出辩护。

【关键词】蕴涵论题 厚信念 薄信念 实验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 B089

知识三元定义主张，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知识蕴涵信念。换言之，如果 S 知道 P，那么 S 必定相信 P，这个主张就是蕴涵论题。(cf. Armstrong, pp. 21 - 36) 费德曼 (Richard Feldman) 谈及蕴涵论题时说“如果你知道某事，那么你必须相信或接受它。甚至如果你不认为某事是真的，那么你就不知道它。在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信念’：任何时候当你把某事看作是真的时，你就相信它。”(Feldman, p. 13) 扎格泽博斯基 (Linda Zagzebski) 曾对有关知识的某些哲学共识作出了解释，她说“知道是有意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对象是……现实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是认知的。也就是说，主体的思考不只是领悟或感知这个对象。更具体地说，知道包含相信。”(Zagzebski, p. 3) 她还补充道“有一个共识即知道是相信的一种形式。”(ibid.)

在《知道 P 而不相信 P》中，迈尔斯-舒尔茨 (Blake Myers-Schulz) 和斯伟茨格贝尔 (Eric Schwitzgebel) 用实验证据试图把当代知识论从蕴涵理论的教条主义迷梦中唤醒。他们通过实验力图证明，在缺乏信念的情况下，受试者也能进行知识归赋。其结论是：蕴涵论题并不像知识论者常说的那样是明显的、无争议的，也不是被广泛接受的，反蕴涵理论直觉既不是特殊的，也不是有悖常理的。(cf. Myers-Schulz & Schwitzgebel, pp. 371 - 384) 在《知识蕴涵倾向性信念》中，罗斯 (David Rose) 和肖弗 (Jonathan Schaffer) 通过把信念分为正在发生的信念和倾向性信念，认为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数据只证明知识可能不蕴涵正在发生的信念。他们强调正确地构建蕴涵论题及确保实验的刺激能追踪适当的信念，以此来反驳反蕴涵理论。(cf. Rose & Schaffer, pp. 19 - 50) 在《上帝知道 (但上帝相信吗?)》中，穆雷 (Dylan Murray) 等人通过地球中心主义案例证明倾向性蕴涵论题也是错误的，并提出了信念的确信说明来解释蕴涵论题错误的原因，从而力图驳斥罗斯和肖弗的反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实验哲学的超越”(编号 15ZDB016) 的阶段性成果。

(cf. Murray, Sytsma & Livengood, pp. 83 - 107) 在《通过厚信念和薄信念》中,巴克沃尔特(Wesley Buckwalter)等人则通过区分厚信念与薄信念来批评反蕴涵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坚持有修饰的蕴涵论题,认为知识蕴涵薄信念。(cf. Buckwalter, Rose & Turri, pp. 748 - 775) 下文将在介评蕴涵理论实验之争后,为蕴涵理论作辩护。

### 一、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实验及其反驳

最早提出有非信念的知识的哲学家是拉德福德(Colin Radford),然而他的主张遭到了雷尔(Keith Lehrer)和阿姆斯特朗(D. M. Armstrong)等人的强烈反对,20世纪70年代的反蕴涵直觉的讨论也因此而终结。然而21世纪,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赫特林顿(Stephen Hetherington)借拉德福德的思想实验力图恢复反蕴涵论题:前者主张知识在概念上具有优先性,只能用知识来解释信念,而不能用信念来解释知识,因此蕴涵论题不成立(cf. Williamson, pp. 41 - 42);后者从知识的区分出发,强调命题知识可以还原为技能知识,而技能知识则不蕴涵信念,因而反对蕴涵论题。(cf. Hetherington, pp. 1 - 3) 迈尔斯-舒尔茨和斯伟茨格贝尔则用“不自信的考生”案例的实验挑战了蕴涵论题。案例如下:

凯特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历史考试。她现在正在参加考试。直到最后一题,一切都很顺利。这道题是“伊丽莎白女王死于哪一年?”凯特复习这个日期多次,她甚至在几小时前还把把这个日期背诵给一位朋友。因此,当凯特看到它时松了一口气。她自信地低头看着空格处,等着回忆起这个答案。然而,在她能记起它之前,老师打断了她,宣布说“好吧,考试就快结束了。再多给一分钟来最后确定你的答案。”凯特的举止突然改变了。她抬头看了一下钟,开始变得慌乱和担心起来。凯特自言自语道“哦,不。在这种压力下我不能考好。”她紧握铅笔,尽力回忆答案,却没有记起来。她很快失去了信心。她对自己说“我想我只能猜这个答案了。”在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后,她决定把“1603”填进空格。事实上,这是正确答案。

他们问一组受试者小场景的主角知道什么,问另一组受试者主角相信什么。第一组有87%的受试者说,凯特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在1603年去世;在第二组中,却只有37%的受试者说凯特相信它。通过构建一系列包含隐含的偏见、健忘以及对小场景的情绪反应的场景,迈尔斯-舒尔茨等人发现,受试者认为主体更有知识而非信念。这些实验对“知识蕴涵信念”的哲学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由此得出:反蕴涵直觉既不奇特、也不有悖常理,更不罕见。(cf. Myers-Schulz & Schwitzgebel, pp. 374 - 379)

与此实验类似,郑伟平做了“不自信的考生案例”的问卷调查。(参见郑伟平,第60-62页)案例如下:

一个名叫张三的学生非常肯定自己对于宋代一无所知。但是当张三被要求回答某些宋代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时,例如宋高宗的在位时间,他正确地答出了许多此类问题,虽然他感觉自己只是在瞎猜。答案的正确性使得张三十分吃惊,并让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对于宋代有一定的认识。

问:(1)张三知道宋高宗的在位时间是1600-1624年。

(2)张三相信宋高宗的在位时间是1600-1624年。

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者归赋知识的比率为30.8%,否认知识的为64.1%;归赋信念的为51%,否认信念的为46%。在信念归赋中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结论是:大众直觉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个场景本身就不具有区分度,不能有效地把信念同知识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因为该问卷设计中有“一无所知”、“瞎猜”、“十分吃惊”、“实际上……有一定的认识”等相互冲突,可能误导受试者的

用语,以及采用的受试者内设计,致使该问卷与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问卷出现了重大的调查结果的差别。30.8%的知识归赋与51%的信念归赋,显然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而且此实验结果非但没有证伪反蕴涵论题,反而证实了蕴涵论题。

罗斯和肖弗认为,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挑战蕴涵论题,有两个原因:(1)受试者内设计(within-subjects design)比受试者之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更可检验。在对蕴涵论题进行实验研究时,要测试的是同一批人是否会归赋知识却不否认信念,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实验设计采用的是受试者间设计,因此他们的实验结果是可质疑的。当罗斯和肖弗重新用主体间设计进行研究时,实验结果是反对蕴涵理论的:超过50%的参与者归赋知识给凯特而否认她有信念。此外,64%归赋知识的人否认会相信;(2)在罗斯和肖弗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蕴涵论题应该用倾向性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来理解,即:必然地,如果你知道P,那么你倾向于相信P。倾向性信念是存储在心灵中可以被意识认可的信念;正在发生的信念(occurrent belief)是有意识认可的信念。然而,迈尔斯-舒尔茨的研究引出的往往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相信”,所以当蕴涵论题用倾向性信念来理解后,他们的结果不会构成对蕴涵论题的挑战。(cf. Rose & Schaffer, pp. 19-50)

为了检测出倾向性信念,罗斯和肖弗发展了一些新技术。例如,他们直接问参与者凯特是否有相关的倾向:凯特倾向于相信伊丽莎白女王死于1603年吗?他们还使用了作为插入句的定性探针(qualified probe):凯特仍然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她不能获得这个信息,但她仍坚持心中的这个信息),伊丽莎白女王死于1603年吗?用这种方式提问,大约有60%的参与者把知识和信念归于凯特;而且,在那些归赋知识的人中,大约有70%归赋信念,这正是普遍接受蕴涵论题的人所期望的。罗斯和肖弗还把这些技术应用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其他反蕴涵直觉案例中,推翻了早先的结果。

## 二、穆雷等人的实验研究

穆雷等人提出了另外的实验证据,认为反蕴涵直觉是被广泛共享的。此外,穆雷等人回应罗斯和肖弗的看法,认为他们自己的发现同样适用于倾向性蕴涵论题,而且避免了罗斯和肖弗对早期反蕴涵直觉研究的批评。在穆雷等人设计的场景中当事者是多样化的,包括收银机、名叫“凯西”的边境牧羊犬以及上帝。他们设计的场景避免了对正在发生的“相信”的狭隘解读。边境牧羊犬案例是:

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品种的狗出奇的聪明。最聪明的狗是边境牧羊犬。一只名叫凯西的边境牧羊犬,甚至能解答简单的数学题。例如,如果你问它“ $2+2$ 等于多少”,它会叫4下;同样,如果你问它“ $4+5$ 等于多少”,它会叫9下!

在一个主体间的设计中,参与者要回答两个问题(作了平衡处理,以避免顺序效应):“凯西知道 $2+2=4$ 吗?”和“凯西相信 $2+2=4$ 吗?”。28%的参与者回答说,凯西知道但并不相信 $2+2=4$ 。此外,那些归赋知识的人中,大部分(53%)没有归赋信念,那些没有归赋信念的人,近一半(46%)归赋知识。穆雷等人主张,这些实验结果证明反蕴涵直觉被广泛地共享。重要的是,基于两个原因,在这个案例中他们的参与者想要排除正在发生的信念,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不同于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凯特案例,没什么阻止凯西“有意识地获得”相关的信息(正如罗斯和肖弗建议的关于不自信的考生的案例那样)。其次,参与者所问的场合不是什么特定的场合,而是很普通的场合,因此在这些场合中凯特可能不会有意识地认可她猜测出来的答案。

在其他实验中,穆雷等人比较了知识归赋和信念归赋的结果,表明蕴涵直觉不是被广泛共享的。

其中的一个实验是地球中心主义 (Geocentrist) 案例<sup>①</sup>:

凯伦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她是一个好学生,而且功课一直都很好。她正在上的一门课是物理学概论,这门课的一个讨论题目是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尽管凯伦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是地球绕太阳转,然而在大学开始前,她在家接受父母的教育,父母教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由于凯伦已经接受了父母的教导,因此,尽管她一直在上物理课,但她仍坚持地球并不绕太阳转。然而物理课期末考试的一个题是“‘地球绕太阳转’是真的还是假的?”凯伦的答案是“真的”。显然她回答正确,最终在这场考试中得了100分。

地球中心主义案例的结果令人吃惊。近一半的参与者(46%)回答说,凯伦知道但不相信地球绕太阳转。在那些归赋知识的人中,绝大多数(85%)没有归赋信念,这与蕴涵论题正好相反。由于区分正在发生的信念和倾向性信念不能解释这种结果。因此穆雷等人下结论说,哲学家既不当把蕴涵论题当作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当认为人们通常发现它在直观上是令人信服的。与之相反,蕴涵论题的成立“需要积极的支持”。(cf. Murray, Sytsma & Livengood, pp. 94-95)

在“悲伤的母亲案例”的问卷调查中,郑伟平的结论与穆雷等人的结论相似。(参见郑伟平,第61-62页)该案例如下: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之一。不幸的是,约翰的母亲亲眼目睹了儿子的车祸,她悲痛欲绝,对他的离开无法忘怀。然而,约翰的母亲仍然强忍悲痛料理了他的后事。但她一坐下来就开始唠叨,如同孩子在世一般。

问:(1) 母亲知道约翰已经死去。

(2) 母亲相信约翰尚未死去。

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者归赋知识即主张“母亲知道约翰已经死去”的为89.9%,否认母亲知道的为14%;68.2%的受试者认为母亲不拥有相应的信念,只有27.8%的人认为母亲有相应的信念。数据对比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 三、巴克沃尔特等人的实验

受罗斯和肖弗区分倾向性信念和正在发生的信念的启发,巴克沃尔特等人把信念分为薄信念和厚信念。薄信念(thin belief)虽然不同于倾向性信念或无意识的信念(unconscious belief),但可近似看作相同,它是一种纯粹的认知前态度(pro-attitude)。有了一个薄信念P,它会使你勉强相信P,并把P当作是真的进行信息的提呈和存储。薄信念P既不需要喜欢P是真的,也不需要情感上认可P的真理,更不需要明确地承认P或同意P的真理,或积极地推动P使P变得有意义。厚信念(thick belief)虽然不同于正在发生的信念或有意识的信念(conscious belief),但可近似看作相同,它比纯粹的认知前态度要求更多。大体上说,厚信念还包括情感和意欲。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加厚信念。例如,除了把P当作信息提呈和存储外,你可能喜欢P是真的,在情感上认可P的真理,明确地承认P或同意P的真理,或积极地推动P使P变得有意义。并且厚信念蕴涵薄信念,而不是相反。巴克沃尔特等人认为知识蕴涵薄信念,并赞同薄的蕴涵论题,即“必然的是,如果你知道P,那么

<sup>①</sup> 地球中心主义案例是最有力的反对蕴涵论题的案例之一。然而,笔者对这个案例有几点担心:(1)这个小场景存在事先区分了一种特定宗教意义的“信念”的危险;(2)这个场景包含有“接受”和“坚持”这些信念术语;(3)由于“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这个基本的主张或假设,使得知识归赋可能被人为地提高。

你勉强地 (thinly) 相信 P。” (Buckwalter, Rose & Turri, p. 756)

在巴克沃尔特等人看来,穆雷等人调查中的参与者之所以归赋知识而非信念,是因为他们研究的信念是厚信念,而场景设计中并没有说明主角有厚信念,因此不能认为薄的蕴涵论题被人们广泛拒绝了。如果参与者理解的信念是薄信念,而且薄的蕴涵论题被广泛接受,那么更多的参与者将会归赋信念而非知识,非常少的参与者将会归赋知识而否认信念。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巴克沃尔特等人提出了薄探针操作 (probe-thinning manipulation),其策略是问参与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S想到 (think) P?”这种策略会加厚情节,减薄探针,从而导致的伴随结果是:(1)信念归赋将显著上升;(2)信念归赋将超过知识归赋;(3)参与者同时归赋知识和否认信念的比率将显著减少。他们实验的案例包括地球中心案例、狗案例和上帝案例。

### 1. 地球中心案例

将 329 名参与者 (其中 103 名女性,年龄为 18-65 岁,平均年龄为 27 岁) 随机分配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sup>①</sup> 要求他们回答两个问题 (选项在括号中):

凯伦知道地球绕太阳转吗? (是/否)

凯伦相信地球绕太阳转吗? (是/否)

除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外,厚的地球中心案例与原版地球中心案例完全相同。这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厚的地球中心案例中包含一个额外的句子,用来为参与者提供“凯伦有厚信念”(即有“确信”或“同意”相关的命题)的证据。为了完成它,在下面的附加句中,凯伦明确认可“地球绕太阳转”这个命题:

[厚的地球中心案例] 随后,当凯伦向朋友解释她的回答时,她告诉他们“当然,我要尊重我的父母,但我不能否认在课堂上学到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

在薄的地球中心案例中的参与者读到了原版地球中心案例,但是他们回答了用来追踪薄信念的一个不同的问题,并对倾向性信念保持开放。他们的问题是:

凯伦知道地球绕太阳转吗? (是/否)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凯伦想到地球绕太阳转吗? (是/否)

巴克沃尔特等人对实验结果提出了四个主要的预测:(1)在厚的案例中,信念归赋的比率将显著高于原版案例;(2)在薄的案例中,信念归赋的比率将显著高于原版案例;(3)在薄的案例中,知识归赋不会高于信念归赋;(4)在薄的案例中,归赋知识和否认信念的参与者(即反蕴涵论题的人群)的百分比,将显著低于原版案例,而且不会显著高于 15%。在薄的案例中,如果反蕴涵论题人群越小,那么薄蕴涵论题就越正确。

这四个预测都得到了证实。参与者归赋信念,在原版案例中只有 11%,在厚的案例中有 61%,在薄的案例中有 66%。在薄的案例中,信念归赋 (66%) 显著高于知识归赋 (47%)。在薄的案例 (12%) 中,反蕴涵论题人群显著小于原版案例 (37%)。<sup>②</sup> 在薄的案例 (12%) 中,反蕴涵论题人群小于 15% 的目标。

<sup>①</sup> 该调查为网络有偿调查,每 2-3 分钟 25 美分。

<sup>②</sup> 原版案例、厚的案例和薄的案例的结果分别为:没有知识没有信念 (52%, 10%, 23%),没有知识有信念 (3%, 9%, 30%),有知识没有信念 (37%, 29%, 12%),有知识有信念 (8%, 53%, 36%)。反蕴涵论题 (37%) 与穆雷等人的发现 (46%) 大致相同。

用薄的地球中心案例做了一个后续实验。参与者有 64 人，通过平衡处理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凯伦知道地球绕太阳转吗？（是/否）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凯伦想到地球绕太阳转吗？（是/否）

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相同。大多数参与者归赋薄信念（81%）和知识（80%）。只有 8% 的参与者归赋知识没有信念，低于 15% 的目标。（cf. Buckwalter, Rose & Turri, pp. 761 - 762）这个结果表明，即使附加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措辞，薄信念蕴涵论题仍成立。

## 2. 狗案例

322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三组。原版狗案例就是穆雷等人设计的边境牧羊犬案例。在原版狗案例中，要求参与者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凯西知道  $2 + 2 = 4$  吗？（是/否）

凯西想到  $2 + 2 = 4$  吗？（是/否）

除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外，厚的狗案例与原版狗案例完全相同。这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厚的狗案例中包括两个额外的句子，用来为参与者提供“凯西有一个厚信念”的证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下面的附加句中，凯西明确认可“ $2 + 2 = 4$ ”这个命题：

【厚的狗案例】除了所有这一切，当问其他狗这些简单的数学问题时，它们都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为了帮助其他狗解决这些问题，凯西会叫出正确答案，就像它真的在告诉它们答案一样！

在薄的狗案例中的参与者读到了原版狗案例，但是他们回答了用来追踪薄信念的一个不同的问题，并对倾向性信念保持开放。他们的问题是：

凯西知道  $2 + 2 = 4$  吗？（是/否）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凯西想到  $2 + 2 = 4$  吗？（是/否）

巴克沃尔特等人对实验结果提出的预测与地球中心案例实验相同。实验结果证实了这四个预测。参与者归赋信念如下：在原版狗案例中有 48%，在厚的案例中有 66%，在薄的案例中有 70%。在薄的案例中，信念归赋（70%）显著高于知识归赋（49%）。在薄的案例（8%）中，反蕴涵论题人群显著小于原来的案例（16%）。<sup>①</sup> 在薄的案例中，反蕴涵人群小于 15% 的目标。

100 名参与者参加了主体内实验，实验材料为原版地球中心案例和原版狗案例，同时提供厚和薄两个条件。结果与前面相同，在原版地球中心案例中，薄信念归赋为 52%，厚信念归赋为 20%；在原版狗案例中，薄信念归赋为 68%，厚信念归赋为 46%。

## 3. 上帝案例

要求 102 名参与者回答两个问题：

上帝知道  $2 + 2 = 4$  吗？（是/否）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上帝想过  $2 + 2 = 4$  吗？（是/否）

然后在另一个屏幕（参与者不能返回去，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回答）问参与者：

① 二项的， $p = 0.021$ ，单尾。原来案例、厚的案例和薄的案例结果分别为：没有知识没有信念（37%，17%，22%），没有知识有信念（16%，16%，29%），有知识没有信念（16%，16%，8%），有知识有信念（32%，51%，41%）。

你相信上帝吗? (是/否)

巴克沃尔特等人对实验结果提出了两个预测: (1) 知识归赋不会显著高于信念归赋; (2) 反蕴涵论题人群不会显著大于 15%。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两个预测, 知识归赋没有显著高于信念归赋, 实际上, 他们是完全相同的 (61%)。反蕴涵论题人群 (7%) 显著小于 15%。<sup>①</sup> 实验结果还发现, 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相比, 信念归赋 (90/34%) 和知识归赋 (94/30%) 都明显很高。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知识归赋都没有显著高于信念归赋。

巴克沃尔特等人对以上三个实验结果做了一个总的统计, 在这三个实验中, 参与者归赋信念结果如下: 在原版和厚条件下有 46%, 在薄条件下则有 65%; 参与者归赋知识时, 情况则反了过来, 在原版和厚条件下有 60%, 在薄条件下则有 52%。而且在原版和厚条件下, 知识归赋比信念归赋要多; 在薄的条件, 则反了过来。这说明薄/厚信念的确存在, 以及薄蕴涵论题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因此, 他们认为, 实验结果证明: (1) 在穆雷等人的原版地球中心案例、狗案例和上帝案例中, 调查的信念是厚信念, 而主角却不清楚是否有厚信念。通过加厚情节, 会显著增加信念归赋的比率; (2) 对薄信念的调查结果证明薄蕴涵论题是被广泛接受的, 且归赋知识而否认信念反蕴涵论题的人群减少了。在概括此文的意义时, 他们认为除了捍卫薄蕴涵论题外, 文章还区分了薄信念和厚信念, 为认知科学和知识论提供了一对新的观察问题的范畴。

#### 四、对蕴涵论题的质疑与辩护

郑伟平把“知识蕴涵信念”当作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个教条, 认为它会导致两个错误推论, 即“信念是获得知识的前提条件”和“知识是一种信念”。他认为, 根据罗素的观点, 亲知知识并不需要以信念为前提条件, 这一点可以从认知科学的二元认知系统那里获得支持。他的结论是: 知识与信念之间是交叉关系, 而非种属关系。有三点理由: (1) 信念是可度量的, 而知识则不能。对于某个命题, 可以有“度”的衡量。对于不同的命题, 我们的“信念度”也是不同的。随着支持信念的证据增加, 信念度也将随之提升, 反之则会降低。而对于知识, 则没有“知识度”, “许多哲学家明确否认有被称作‘知识度问题’的任何哲学问题”(Weiler, p. 317); (2) 信念以接受为前提条件, 知识则不以接受为前提条件。他试图以“悲伤的母亲”思想实验证明该观点。“母亲实际上知道儿子已经死去, 因为她要帮助儿子料理后事, 填写表格, 处理遗产等等”。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死去, 因为当母亲想念儿子, 情绪战胜了理性, 她的意志并不接受儿子的死亡, 她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死去, 更准确地讲, 她不接受这一事实; (3) “悲伤的母亲”的实验证明有无信念的知识存在。(参见郑伟平, 第 55-63 页)

郑伟平的三个理由也是当前反对蕴涵论题的主要理由, 对此笔者将一一加以反驳。

首先, 有信念度, 也可以有知识度。相信度的存在是不必怀疑的, 无论是厚/薄信念的理论区分, 还是实际的应用都可证明这一点。对于知识度, 维勒 (Gershon Weiler) 是极少数明确提出知识度论证的哲学家, 他通过把知识与理解关联起来, 用“我知道 P 的程度, 取决于我理解 P 的程度”来论证有知识度。他认为, 知道一个命题 P 意味着知道该命题的所有前件与后承。这种对知识的定义因要求太高, 很难实现, 因此其论证也就失去了意义。(cf. Weiler, pp. 317-327) 按知识的三元定义, 由于有相信度、确证度和逼真度,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要素来看, 都应该有相应的知道度。知道具有程度, 我们还

<sup>①</sup> 二项的,  $p=0.01$ , 单尾。薄的上帝和薄的上帝 (信徒) 的结果分别为: 没有知识没有信念 (32%, 2%), 没有知识有信念 (7%, 4%), 有知识没有信念 (7%, 8%)、有知识有信念 (54%, 86%)。

可以从大众的具体使用中获得证据。比如,2017年1月1日上午9点32分,笔者在百度上检索“有点知道”找到相关结果约1,540,000个,检索“有些知道”找到相关结果约556,000个,检索“绝对知道”找到相关结果约1,880,000个。9点36分,笔者进入“中国知网”学术网站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有点知道”的论文为140篇,“有些知道”的论文为197篇,“绝对知道”的论文为215篇。

其次,薄信念不以接受为前提条件。信念分为厚信念和薄信念。其中,薄信念通常是在基于感知和描述世界的信息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无意识的,不以主体接受为前提条件;厚信念通常是基于反思认知的前态度、意欲或认可等自愿地形成的,是有意识的,以主体接受为前提条件。郑伟平认为“知识首先是一种命题态度,其次知识的获取需要充分的理由”(郑伟平,第63页),既然知识是一种命题态度,那么就有肯定、否定或中立,就有意向性,能被意识到;既然知识的获取需要有充分的理由,那么这种理由是否充分则需要评估。这表明,郑伟平的“知识”概念要求的是“厚信念”而非“薄信念”。他的论证虽然可以驳倒厚蕴涵论题,却驳不倒薄蕴涵论题。

在“悲伤的母亲”思想实验中,郑伟平说,之所以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死去,是因为“她的意志并不接受儿子的死亡,她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死去”。按这种说法,母亲肯定会说“我不相信我儿子已经死了”。母亲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我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死了”、“我难以相信我儿子已经死了”或“我不愿意相信我儿子已经死了”,而不是她真的不相信,否则她就不会做后面的事情,如“帮助儿子料理后事,填写表格,处理遗产等等”。而且,“当母亲想念儿子,情绪战胜了理性”时,母亲这时所说的都是非理性的,我们不应该相信她的陈述,更不能把她非理性的话当作合理的证据。

信念分为厚信念和薄信念,也可以用来解释弗兰基西(Keith Frankish)和埃文斯(Jonathan Evans)主张的缄默知识与清晰知识之分。根据二元认知系统理论,他们认为,系统1中形成的知识是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系统2中形成的知识是清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在系统1中,缄默知识与薄信念紧密相关,其信念称为“基础信念”,基础信念是缄默知识的重要构成要素。当我们将对系统1中的基础信念进行考察,把它提升到系统2中,就成为了“上位信念”(super-belief),即厚信念,厚信念是清晰知识的重要构成要素。(cf. Frankish & Evans, pp. 2-5)

最后,像“悲伤的母亲”之类的实验证明有无信念的知识存在,是因为没有区分厚信念与薄信念。按照巴克沃尔特等人对地球中心案例、狗案例和上帝案例的实验研究,我们可以预测,如果在“悲伤的母亲”的实验研究中,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想到儿子已经死了吗?(是/否)”,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回答“是”的受试者会大幅度地增加,因为如果母亲想都没有想到儿子死了,那么肯定不会有后续的行为。

当然,有人会质疑“薄信念”是“真信念”,质疑“薄信念”的合理性。如果只有“厚信念”而没有“薄信念”,也就是说信念没有厚薄之分,都是厚信念,那么薄蕴涵论题也就失去了合理性。的确,薄信念等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这种信念的相信度可能太低,给人的感觉就是随机、含糊或盲目的猜测。对这类做法,迈尔斯-舒尔茨和斯伟茨格贝尔担忧地说道“我们假设在这些场景中,一些受访者可能把‘想到’解释为猜测或怀疑这样的东西,而不是相信。”(Myers-Schulz & Schwitzgebel, p. 378)

为了检验薄信念是否与猜测相同,巴克沃尔特等人做了如下实验(参与者107人)(cf. Buckwalter, Rose & Turri, pp. 766-767):

斯隆是一个真正的懒鬼。尽管这学期他选了天文学101课程,但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课,也没有读过任何指定的阅读材料,因而他完全不熟悉这门课程的材料。期末考试是多项选择题,斯隆希望能幸运通过考试。考试的第72个问题是“下面哪个选项是引力常数的最好近似值?”选项有:



- A.  $6.7 * 10^{-21} \text{ m}^3 / \text{kg s}^2$   
 B.  $6.7 * 10^{-11} \text{ m}^3 / \text{kg s}^2$   
 C.  $6.7 * 10^{-12} \text{ m}^2 / \text{kg s}^3$   
 D.  $6.7 * 10^{-11} \text{ m}^2 / \text{kg s}^3$   
 E.  $6.7 * 10^{-10} \text{ m}^3 / \text{kg s}^2$

斯隆随机选了 B 选项，这是正确答案。参与者要回答用来衡量厚信念、薄信念和知识归赋的 3 个问题中的 1 个：

斯隆相信  $6.7 * 10^{-11} \text{ m}^3 / \text{kg s}^2$  是最好的近似值？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斯隆知道  $6.7 * 10^{-11} \text{ m}^3 / \text{kg s}^2$  是最好的近似值？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斯隆想到  $6.7 * 10^{-11} \text{ m}^3 / \text{kg s}^2$  是最好的近似值？

在巴克沃尔特等人看来，如果他们收集薄信念的方法没有把信念提升到信念所要求的最低水平，而只是纯粹的猜测，那么参与者对斯隆会有高的薄信念归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薄信念的归赋将显著高于厚信念归赋和知识归赋。换言之，如果与厚信念相比，薄信念只是以纯粹猜测的形式不加选择地被归赋，那么可以预测到，与厚信念归赋比率相比，薄信念归赋的比率明显要高。实验结果与这些预测相反：参与者不愿意把薄信念、厚信念和知识归赋给斯隆。只有 28% 的参与者归赋薄信念，而且薄信念归赋没有显著高于厚信念归赋（23%）或知识归赋（17%）。在巴克沃尔特等人看来，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这个薄探针提到的最小特征的确会提升信念度。换言之，这些结果提供证据表明大众心理学的薄信念概念比猜测要求更多。当然，他们也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虽然大多数参与者不归赋薄信念和厚信念，然而仍有 23% - 28% 的参与者归赋信念。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些参与者不加区分地进行薄和厚信念归赋。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笔者认为应该赞同蕴涵理论：（1）捍卫了蕴涵理论，就捍卫了主流观念，从而遵循了经济原则；（2）区分了厚信念与薄信念，有助于解决伦理学和知识论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3）反蕴涵理论尚未看出对知识论的发展有何助益。

#### 参考文献

- 郑伟平，2014 年 《知识与信念关系的哲学论证和实验研究》，载《世界哲学》第 1 期。  
 Armstrong, M. D. , 1969, "Does knowledge entail belief?",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70.  
 Buckwalter, W. , Rose, D. & Turri, J. , 2013, "Belief through thick and thin", in *Noûs* 49 (4).  
 Feldman, R. , 2003, *Epistem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Frankish, K. & Evans, J. , 2012, "The duality of min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ennessee Business* 17 (2).  
 Hetherington, S. , 2011, *How to Know: A Practicalist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Oxford: Wiley-Blackwell.  
 Murray, D. , Sytma, J. & Livengood, J. , 2013, "God knows (but does God believe?)",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6 (1).  
 Myers-Schulz, B. & Schwitzgebel, E. , 2013, "Knowing that P without believing that P", in *Noûs* 47 (2).  
 Rose, D. & Schaffer, J. , 2013, "Knowledge entails dispositional belief",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6 (1).  
 Weiler, G. , 1965, "Degrees of knowledge", 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5 (61).  
 Williamson, T. , 2002,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gzebski, L. , 2009, *On Epistemology*,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薇